卅年回首來時路

新鮮依舊在(上)

● 李著華

六月上旬,我與內人笑榮以及大學同班同學--我的妹夫瑞禮與妹妹靜芳從美國遠渡重洋專程返回台北參加母校台大畢業卅週年的校友重聚會(Re-union),當走進台大校園杜鵑花城,再一次漫步在椰林大道和醉月湖畔時,頓感歲月流逝之匆匆,驀然回首,我竟已從台大畢業卅年了……。

卅年,人生能有幾個卅年 ?古人用天干地支做紀年的組合排列,把六十年計算爲「一甲子」,所以卅年就該稱之爲「半甲子」,從 「半甲子」 這幾個字不禁會聯想到「徐娘半老」和「花甲老人」這些描述老態的形容詞,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半甲子」眞的算是一個很蒼桑、也很老成的字句,春秋時代,孔子曾在川上看著流水而感慨的說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孔子蒼涼惜時的心境,經過歷史巨浪千百年以來的沖擊流逝,依然讓後人心有戚戚焉,如今面對著大學畢業後「半甲子」歲月的無情消逝,能不感慨人世之蒼桑嗎!

在過去「半甲子」的歲月裡,雖然我返回母校不計其數,但是每一次所會見的師長與同學畢竟僅局限於特定的少數人,然而此次的畢業卅週年重聚會卻是一次與衆多的師長和同學友人相聚,所以其意義非比尋常,格外值得自己珍惜。

「傅園一別三十載,家業略成鬚半白,方思故舊今何在,臺大重聚終需來」這是這次負責主辦重聚會的校友籌備會當初在向1980年畢業的台大校友所發出的感性召喚, 其實這次的籌備會在總召集人電機工程學系教授賴飛羆校友的領導之下早於一年前即開始積極籌劃,1980年畢業的各系也推出了班代表加入籌劃的行列,在各班緊密電郵聯絡,再加上由商學系「校友達人」林莉校友所主持的「四年級部落格」的大力鼓吹和牽引下,終於成功的聚集了八百多位校友與眷屬以及包括台大現任校長李嗣涔、前任校長陳維昭、1980年的校長閻振興夫人顏淑蓮以各系所1980年畢業時的主任及所長來參加, 六月五日當天,大家相聚在新生南路及辛亥路口的「台大小巨蛋體育館」裡,造就了一場溫馨洋溢、情感交織的歡喜大會,在重聚會上不但與自己的同班同學相聚,更看到了許許多多當年同寢室的室友、同社團的好友以及在成功嶺和軍旅服役時的校友等等, 看到那麼多「半甲子」不見的朋友, 內心眞有一股難以言喻的感情!

這次返台參加重聚會,我還特別從芝加哥爲同屆畢業的好友湯銘倫醫師攜帶了廿多封書信到現場去轉交給他卅年前的同學與友人,銘倫兄與我是芝加哥地區「唯二」在台大校友會活動的1980年畢業校友,這次他雖因醫務公事繁忙,不克返回母校參加重聚會,但是卻花了很多時間親筆完成了廿二封文情並茂、致台大同窗友人的書信,銘倫兄的念舊惜友之情,很是令人感動,而這些當年因爲進入台大才有機緣相識相交到的人都算是我人生中彌足珍貴的資產,在一遍遍瀏覽重聚會所製作贈予的「台大1980畢業紀念冊」電子書光碟中,一幕幕當年在校總區杜鵑花城與紹興南街法學院的情景又一次次的映上心頭。

記得一九七六年十月我以「新鮮人」(freshman)進入台大第一天,上第一堂課的時候,我們的教授陳春生先生一走進教室後,就在黑板上寫了一行斗大的字--「天下第一流人物都應該進台大--尤其是政治系!」

當我們班上的同學看到這些字後,大家都非常的興奮,大聲的拍掌,叫好,而我們這位老教授則足足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來向我們闡述爲什麼臺大是全中國第一流的學府,他從臺大的歷史、地理、文化、學術、圖書館、實驗室談到風水和人情,在他的觀念中,臺大什麼都是第一流的,什麼都是最頂尖的,談到最後,他停頓了一下,環視了全班同學,然後對著我們說:「各位同學,其實臺大眞正最好的,是什麼,你們知道嗎?那就是你們!由於你們是第一流的人才,所以臺大才能成爲第一流的大學,而我既然能夠成爲第一流人才的老師,可以說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那眞是何樂而不爲呢!」

我記得第一天的第二堂課是由年輕學者蔡政文教授來教課,他在走進教室後,也是在黑板上寫了八個大字,這八個字是--「心胸狹窄、心狠手辣!」。當我們看到這八個大字後,全班同學都愣住了,沒有人知道他寫這八個字的涵意是什麼?正當我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時,蔡政文教授用既輕鬆、又嚴肅的口吻對我們說:「各位同學,我知道你們當中有很多人是以第一志願進入我們政治系的,我相信你們一定會自命不凡,也一定會自命清高,認爲自己是天下第一流的人物,但是我可要在這裡警告你們,如果你們自認爲做不到我在黑板上所寫的這八個字的話,我奉勸你們,從今天開始就要做轉系的準備!」

或許就是因爲蔡政文教授的這番話提醒了我們,所以我們政治系這一班,在一年級結束之後, 就有十幾位同學毅然的轉系轉走了,這些同學大多數是轉到商學系,也有轉到經濟系和法律系的,後來他們都唸得不錯,算是當機立斷,與政治系早早做了一個了斷,不過,誠如我們班上同學江蓋世所說的「同班相聚一年,一生爲同學」,後來這些同學還繼續與我們保持聯絡,短短一年同窗的情誼,卻能維持長長久久,學友之情誼眞的是歷久而彌新。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記得那年剛進台大,學校舉辦了一個論文比賽,我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去報名參加,結果竟然很僥倖的與當年哲學系大四的林火旺以及法律系的湯德宗等同時得了獎。之後,我在課餘之際加入了編輯校刊的「台大青年社」,「台青社」是一個非常具有理想色彩的社團,而「台青人」則是一群非常有抱負的「台大人」,我十分慶幸自己能加入「台青社」而成爲「台青人」,我與「台青社」有一種「血濃於水」的感情,我在那裡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台大人,當年的台大並沒有什麼「五姬十三妹」,我們平時不僅挑燈夜戰,策劃編輯校刊,而且也到醉月湖畔編織一個個美麗的故事,我們走出知識的象牙塔外談理想、談抱負、家事、國事、天下事,無所不談,我們曾經激辯:到底臺大人應該是「理想的現實主義者?」還是「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我們也憂慮,在激蕩不安的社會與國情之下,我們需要的究竟是「德先生」呢 ?還是「賽先生」呢 ?我們也在思索,在現實的環境下,我們的唐吉柯德到底是在那裡 ?

我眞的非常感激「台青社」給了我那麼好的思考環境,而「台青人」則留給我太多太多美麗的回憶了,其中讓我畢生難忘的就是在民國六十六年,由大四中文系學長吳統雄兄領導我們策劃編輯的「台大青年」校刊創下臺大有史以來第一次收費購閱、再版出刊的記錄,而且我們那一期的校刊還代表台大去校外參加由救國團所舉辦的期刊比賽,結果竟然奪得全國第一名,一直到今天,我都還珍藏著當年由閻振興校長所頒發給我的獎狀,這張獎狀對我而言,眞的是很有意義,因爲它不僅肯定了我在臺大存在的價值,而且也證明了我曾經身爲台大人,我也曾經爲台大爭取過光榮,我眞的以台大爲榮,以台青爲傲,我衷心的感激台大,也很誠心的感念台青,如果沒有台大的栽培,如果沒有台青的灌溉,我今天將一無所有,記得當年我們台青社曾有一句悽壯的座右銘,這句座右銘是:「既被視爲一條河,就讓它慢慢的流吧!」後來我們集思廣議,把這句話改造成更爲雄偉的一個句子:「歷史不停,我們也沒有理由停!」這句話對我而言,眞是影響太大了,它已經成爲我一生的座右銘!

我在台大的歲月雖然不過短短四載,但是由於參加了許多社團,所以結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一那個暑假, 我還代表台青去參加由救國團在北投關渡光武工專(現已改名爲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所舉行的 「大專社團負責人研習會」, 在那裡也交到許多外校的朋友, 當時我們的輔導老師就是台大心理系教授黃榮村, 他訓練我們獨立思考與客觀判斷事理的方式, 讓我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

在台大的求學日子中, 最幸運的就是有機會在校園裡交到談得來的知己朋友,這些朋友雖就讀於不同的科系,但大家藉由腦力激盪和思想交流,彼此之間建立下深厚的感情與默契, 我在「台大青年社」的受益最多,因爲我在那裡結識了許多才子才女,其中給我啓迪與教導最多的當然就是比我高三屆的台青總編輯吳統雄兄,允文允武、多才多藝的統雄不但中文學術根基深厚,而且駕馭文字的能力特別強勁,我跟隨著他,不但學習到許多編輯寫作的技巧,也學習到許多爲人處事的道理, 統雄從台大畢業後, 立即投身進入了大衆傳播界工作,他帶著我到大華晚報、聯合報和書評與書目出版社等地砥礪琢磨我的筆桿,身爲台灣民歌最早期開創者之一的統雄也常騎著機車帶我到台大附近「稻草人西餐廳」觀摩他塡詞譜曲、拿著吉他自彈自唱的神采,他的音樂才華深深令我敬佩著迷,毫無疑問的,當時我眞的是把統雄當成我崇拜的英雄,是他奠定了我出國從事華文報業的根基,一直到現在,我都還時時刻刻感念他對我的教導與提攜之恩,而卅年後的今天,統雄早已學術有成,當上了母校台大的教授,他也是我們「台青社」第一位台大教授。

在當年我們的「台青社」除了統雄外,還造就了雷倩、胡元輝、詹宏志和羅智成等在媒體和學術界出類拔萃的精英人才,我也時時以他們做爲學習的榜樣, 。雷倩出任過美國主流媒體ABC電視台的副總裁, 她也是第一位爬到如此高位的華裔, 但是爲了營救在台落難的父親,她毅然放棄了在美的發展, 她的孝心眞的可感,想當年她爲我在台大出版的第一本書投注過相當多的心血, 我對她眞是感激不完!

元輝這些年來在台灣媒體界大放異彩,他分別擔任過自立報系總編輯與社長、澳洲自立快報社長兼總編輯、TVBS電視台總編輯、民視、台視與公視總經理以及中央社社長等要職, 一個人可以擔任如此衆多之要職,元輝大慨是第一人, 也可能是最後一人吧,現在他暫時轉往學術界發展,擔任中正大學研究所副教授, 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日前元輝特別告知我,「台青社」的後生晚輩們準備定期在台北舉行聚會,將來希望也能邀我這個「老骨頭」返台參加「台青人」的盛會, 我離開「台青社」太久了, 或許眞的該回到那裡去看看了, 畢竟那裡出了許多的人才, 能與他們交流溝通, 不也是一大幸運嗎!

事實上,台大的人才倍出,各行各業都有傑出的台大人獨當一面。誠如台大前任校長陳維昭在重聚會上所說的:「台大人,人人都有能力,個個都可以獨當一面,由於獨立性很強,所以大多數台大人都不太願意與人合作。」

陳維昭校長的話眞是一針見血,的確值得台大人深思醒悟,以前在台大時,大家經常探討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台大人的十字架」,而「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順口溜則是外界坊間對台大人的一個譏諷,根據台大校方多年以來的統計,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台大人在畢業後會選擇出國深造與就業,基本上我們這一班同學在畢業後去美國或其他國家也是這樣的比率,在過去這卅年來,我們班上的同學繼續留在學術領域的比較少,目前在母校台大政治系或其他各大專院校擔任正副教授的包括吳玉山、石之瑜、劉義鈞、林若雩、卓慧婉和黃競娟等人,他們都是學有專精、著作等身的學者。

(未完待續)

左圖:前排坐者左起為簡色嬌、郭笑榮、張所鵬夫人、趙麗珠、蔡滄波、洪黛美、黃瑞禮、李靜芳。後排立者左起為賴昭志、李守全、陳學聖、蔡蓋世。